

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希腊化特征

王宇哲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本土的文化与外来的希腊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而雕塑艺术也具有鲜明的希腊化特征。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作品，从埃及王室女性雕塑在形象塑造上的希腊化特征以及塞拉皮斯神像雕塑在宗教题材选取上的希腊化特征两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对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希腊化特征及其成因作一具体分析，从而探究其背后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沟通交融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埃及 托勒密时期 希腊化 雕塑艺术

一、引言

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古埃及艺术在形式和主题上具有极高的连续性。古埃及艺术家在长达数千年内固守传统的创作范式，希图表现王权、永恒与来世等古埃及色彩鲜明的艺术母题，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言，“埃及艺术一万年来没有变化。”¹直到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 BC-323 BC）的远征，希腊文化广泛地融入被征服地区的本土文化，而埃及文化也因此受到了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埃及，亚历山大对于埃及本土的神祇表现出了充分的尊重和信奉，甚至沿锡瓦绿洲（Siwa Oasis）进行了一次阿蒙神庙旅行，祈求诸神保护其在埃及的政权；亚历山大在尼罗河河口修建了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作为东部地中海区域的经济中心，沟通埃及与希腊等地。²亚历山大的这些举措使得古埃及与希腊化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渐渐密切，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古埃及文化传统与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相互融合。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埃及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文化，而作为埃及文化中富有代表性的重要艺术形式，雕塑艺术也在该时期呈现出显著的希腊化特征，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托勒密时期的埃及雕塑艺术作品，通过将其与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埃及雕塑作品进行对比，对这些雕塑作品的形制特点、雕刻题材以及表现技法等加以具体分析，试图以此阐明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希腊化特征及其背后的成因。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的雕塑艺术一方面保留了鲜明的埃及文化特色，对王权与宗教的威严神圣等传统母题加以表现，而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希腊文化的显著影响，在风格上迥异于此前的雕塑作品。本文希望通过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研究，一窥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交流的进程，初探古埃及与古希腊艺术的交融对西方艺术风格流变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埃及王室女性雕塑：形象塑造的希腊化特征

王室女性形象是古埃及传统的雕塑题材之一。在希腊化时期，托勒密王室女性雕塑在传统的埃及式风格的基础上逐渐采用越来越多的希腊元素，在外观、服饰等方面也越来越倾向于希

1 （美）H. W. 詹森著，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詹森艺术史（插图第7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47页。

2 孙茫茫：《帕加马宙斯祭坛浮雕希腊化艺术特征研究》，苏州大学，2017年，第6-7页。

腊化，具体而言体现在发型样式、服饰形制和王权象征三个主要方面。¹



图1 王后泰伊雕像，柏林国立博物馆



图2 克里奥帕特拉六世半身像，柏林皇家美术馆

其一，王室女性雕塑的发型样式逐渐丰富，不仅有用假发或发辫遮盖两侧脸颊的埃及传统的样式，也出现了能够露出整张面庞的希腊式的发型。我们不妨选取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第九任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正妻、王后泰伊的雕像（图1）与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法老克里奥帕特拉六世的大理石半身像（图2）进行对比。王后泰伊的雕像在头饰设计上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初王后戴着黄金首饰和一件带有金制眼镜蛇的银头饰，随后这件头饰被藏在一顶假发下，假发点缀玻璃珠，上有一顶羽冠（现仅存附属部分）。²繁复的头饰与遮盖面颊的假发均为希腊化时代以前埃及王室女性雕塑的典型特点。而克里奥帕特拉六世的半身像则明显采用了希腊古典发型样式，头发向后梳起并结成简单的髻，完全露出两侧面颊，形象塑造接近古希腊女性。这充分反映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古埃及王室女性的常规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王后雕塑发型样式的变化忠实记录了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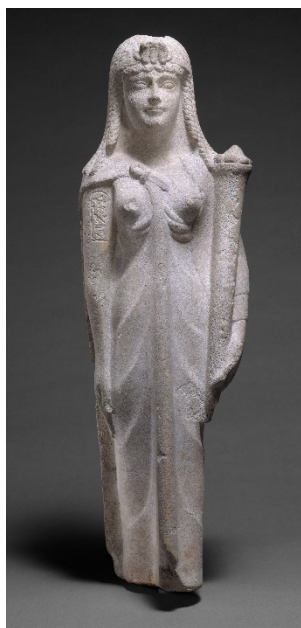


图3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雕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 马晓敏：《论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室雕塑》，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第21-22页。

2 （美）H. W. 詹森著，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詹森艺术史（插图第7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72页。

其二，王室女性雕塑的服饰形制由埃及传统样式向希腊风格过渡。如图3所示，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塑造的克里奥帕特拉七世雕像虽然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古埃及传统雕塑色彩，例如王后头戴遮住两颊的埃及式假发，但其衣着已经不再是埃及传统的亚麻布，而更接近希腊式的打褶悬挂的布料，布料悬挂直至脚踝处，衣纹线条流畅而富有变化，与传统希腊女性的衣着接近。¹值得注意的是，如图4所示，克里奥帕特拉雕像从右肩处斜向左胸打上了结扣，这是希腊女性衣着的典型特征，而未见于之前的古埃及王室女性雕塑中。综上所述，托勒密时期埃及王室女性雕塑作品在衣着方面明显地借鉴了希腊女性雕塑的外观形式和表现技法，具有强烈的希腊化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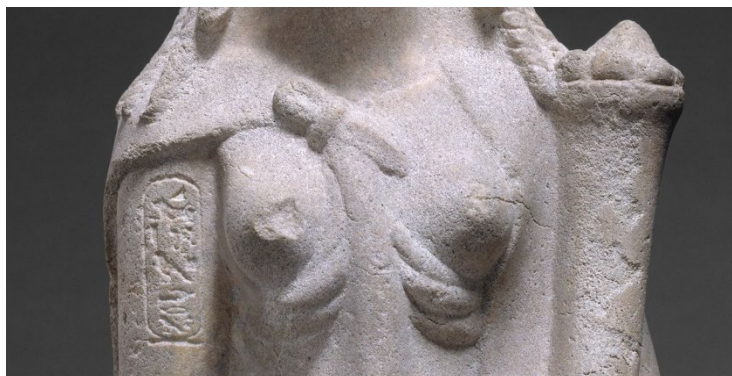


图4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雕像（局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5 王后崇拜的彩陶花瓶，大英博物馆

其三，王室女性雕塑中象征希腊王权的丰饶角和象征埃及王权的圣蛇标志在同一时期并存，共同作为王权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丰饶角（Cornucopia）作为大地女神盖亚、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的附属物，是丰饶和食物的象征；在宙斯幼年时，克里特岛的宁芙仙女用羊角盛满水果赠与宙斯，宙斯许诺仙女可以从羊角中倾倒入用之不竭的物产。随着希腊文化传入埃及，丰饶

1 马晓敏：《论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室雕塑》，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第21页。

角这一具有鲜明希腊色彩的意象逐渐出现于大量与托勒密王室相关的雕塑中，带有了强烈的王权含义，例如图4中克里奥帕特拉左手手持的便是盛装水果的丰饶角。丰饶角也出现在用于王室献祭的花瓶的浮雕上，如图5所示，花瓶浮雕所表现的女子据考证可能是托勒密四世的妻子阿尔西诺伊三世，托勒密王后身穿希腊化的服饰，在祭坛上献祭倒酒，而她的左臂支撑着一个丰饶角，用以盛装埃及的水果，象征着王权对埃及物产和广大人民的支配地位。¹与此同时，双头圣蛇作为传统的古埃及王权象征，在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王室女性雕像中仍得到了广泛使用。眼镜蛇是埃及蛇形女神瓦吉特的象征，也是法老王权与统治地位的象征，因此被称为“神圣的毒蛇”；双头圣蛇分别代表着上埃及与下埃及，双头圣蛇王冠长期以来象征着法老对整个埃及的统治。而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双头圣蛇形式的王冠在王室女性雕塑中也不鲜见，例如图6所示的阿尔西诺伊二世头像便采用了带有两条圣蛇的王冠以表现王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图6 阿尔西诺伊二世头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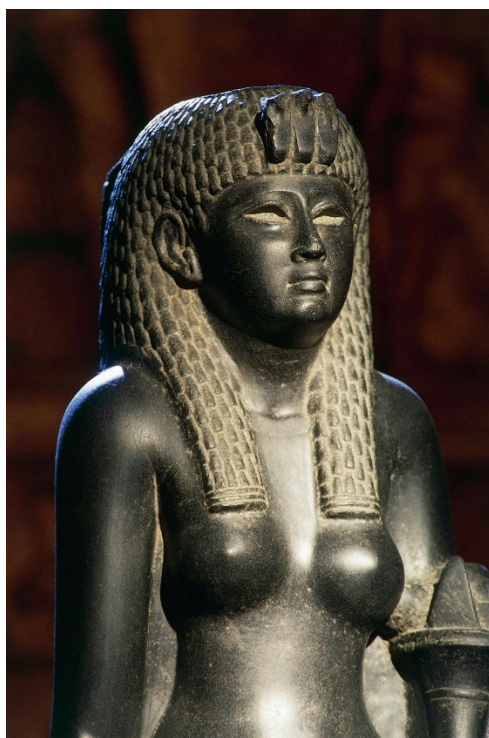


图7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玄武岩雕像（局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1 S. A. Ashton, *Ptolemaic Sculpture From Egyp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k and Egyptian traditions*, 2001, p. 9.

丰饶角和圣蛇的形象在一部分王室女性雕塑中得以融合，某种程度上成为埃及和希腊文化在托勒密时期相互结合渗透的象征。¹如图7所示，在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玄武岩全身雕像中，可以看到其头冠上附有埃及传统意义上象征王权的三条圣蛇，而左手则手持盛满水果的丰饶角，可见在托勒密王朝后期，圣蛇和丰饶角作为王权的象征被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出现在王室女性雕像之中，充分体现了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像艺术深度融合本土的埃及文化与外来的希腊文化的特征。

综上，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王室女性形象雕塑作品在发型样式、服饰形制和王权象征三个主要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希腊化特征，希腊文化与本土的埃及文化传统相互交融，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托勒密埃及雕塑艺术风格。

三、塞拉皮斯神像雕塑：宗教题材的希腊化特征

塞拉皮斯（Sarapis）是希腊化时代重要的埃及神祇，是一个独特的希腊-埃及复合神；塞拉皮斯神是托勒密一世确立起的宗教形式，将其作为官方的宗教崇拜形式发展起来，在亚历山大城内建立了多座塞拉皮斯神庙，“有伊西斯女神神庙的地方，一般都会有塞拉皮斯神庙。”²塞拉皮斯神被现代学者认为是奥西里斯神与阿匹斯神相结合的产物³，融合了传统的埃及神祇与希腊神祇的特点，因而也成为了托勒密时期神像雕塑的重要题材。塞拉皮斯神像雕塑作品虽然表现的对象是埃及神祇，但在雕刻技法和雕塑样态上具有鲜明的希腊化特征，体现了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风格转向。



图8 塞拉皮斯神半身像，希腊罗马博物馆

如图8所示的塞拉皮斯神半身像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该雕塑作品具有鲜明的希腊神祇的特点。塞拉皮斯神装饰有莲花纹样的头饰极富希腊色彩，迥异于此前的神像雕塑；塞拉皮斯神具有波浪形、中间分叉的头发和胡须，这正是典型的具有希腊文化特色的发型和面部特征。S. A. Ashton等学者认为，考虑到同期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并未留下蓄须的造像，塞拉皮斯神布满胡须的面部是一个重要的视觉特征，表明该雕像不再以把神的形象与埃及统治者很大

1 马晓敏：《论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室雕塑》，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第22页。

2 J. A. Evans, *Daily Life 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8, p. 115.

3 于晓然：《从社会生活视角论托勒密埃及的“希腊化”》，辽宁大学，2011年，第33-34页。

程度上混为一体、以神权来表现统治者的王权，而更多地是单纯的表现神祇形象本身的雕刻作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希腊文化对埃及艺术传统的深刻影响。¹实际上，当我们对比图8所示的塞拉皮斯神像与图9所示的、发现于希腊阿尔忒弥斯海角近海的宙斯或波塞冬青铜像的头部，不难发现两者均具有蜷曲的头发和胡须，前者与宙斯、波塞冬等希腊神祇在形象上具有高度相似之处。作为融合沟通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埃及人与希腊人宗教信仰的桥梁，塞拉皮斯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埃及神话中传达神谕的阿匹斯神、掌控地下世界的奥西里斯神与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父宙斯、冥府之主哈德斯以及农业之神狄俄尼索斯等众神的职能，因此也自然地把希腊诸神的特征融入了自身的艺术形象中。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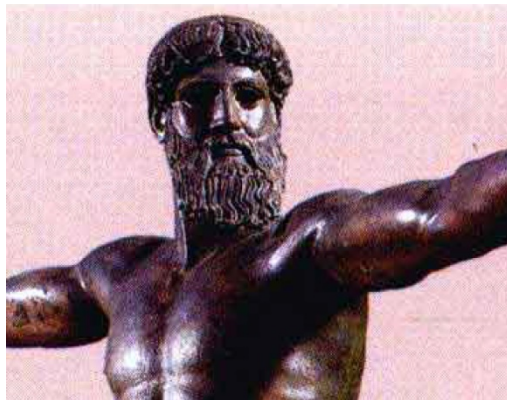


图9 宙斯或波塞冬青铜像（局部），国家考古博物馆

塞拉皮斯神像雕塑风格的希腊化生动地体现了托勒密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对埃及宗教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事实上，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希腊神话相关的艺术素材被广泛地应用于雕塑艺术中，希腊诸神形象成为了埃及神像雕塑的重要题材。如图10所示，在亚历山大马扎里塔区发现了200 BC-150 BC期间建造的、雕刻有十二个神像的残存的柱础，经比较，其上神像形态与希腊神话十二主神的形象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例如其中一位神祇以标志性的一条腿重叠在另一条腿上的姿势站立，与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形象高度相近，这充分说明埃及雕刻艺术家以开放的心态迅速接受了希腊文化，并积极地将之应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这使得前文所述的塞拉皮斯神像雕塑将埃及宗教传统与希腊风格相融合的艺术实践成为可能。



图10 雕刻有希腊神话十二主神的柱础，亚历山大马扎里塔区（转引自S. A. Ashton, *Ptolemaic Sculpture From Egyp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k and Egyptian traditions*, 2001, p. 168）

1 S. A. Ashton, *Ptolemaic Sculpture From Egyp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k and Egyptian traditions*, 2001, p. 174.

2 南树华，郭丹彤：《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北方论丛》2016年第5期，第96页。

四、总结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雕塑艺术呈现出鲜明的希腊化特征。一方面，托勒密埃及王室女性雕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融入了大量的希腊元素，在发型样式、服饰形制、王权象征三个主要方面迥异于希腊化时代以前的雕塑作品，长期以来的埃及本土文化与外来的希腊文化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雕塑艺术风格；另一方面，随着希腊神话在埃及的广泛传播，埃及雕塑家们在埃及本土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希腊神祇的形象和雕刻技法，创作了以塞拉皮斯神像为代表的、希腊化风格鲜明的宗教题材雕塑作品。

托勒密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风格转型忠实反映了希腊化时代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碰撞交融的过程，随着埃及在托勒密时期逐渐被纳入希腊化的世界秩序中，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共同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托勒密时期的艺术也对后续的西方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美] H. W. 詹森著，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 詹森艺术史（插图第7版）[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 [2] [美] F. S. 克雷纳编著，李建群译. 加德纳艺术通史[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
- [3] S. A. Ashton. *Ptolemaic Royal Sculpture from Egypt: the Greek and Egyptian Tradi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 London: King's College, 1999.
- [4] 张春梅. “希腊化”还是“埃及化”——托勒密埃及希腊移民的文化地位研究[J]. 史学集刊, 2007(01): 88-96.
- [5] 杨巨平. 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影响与古代诸文明的交叉[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 89-95.
- [6] 南树华, 郭丹彤. 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J]. 北方论丛, 2016(05): 94-97.
- [7] 孙茫茫. 帕加马宙斯祭坛浮雕希腊化艺术特征研究[D]. 苏州大学, 2017.
- [8] 于晓然. 从社会生活视角论托勒密埃及的“希腊化”[D]. 辽宁大学, 2011.
- [9] 马晓敏. 论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室雕塑[D]. 东北师范大学, 2010.